

《空城纪》。



邱华栋。

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

新疆是多民族文化交流交往交融之地

符力：您出生在新疆，从上大学至今，在武汉、北京等地生活了近四十年，如今回想生养您的那片土地，感触最深的是什么？

邱华栋：我感触最深的，就是新疆是多民族文化交流交往交融之地，最能体现中华文化的五个特性，那就是延续性、统一性、包容性、创新性与和平性。在我的《空城纪》这部小说中，历史主人公出场时，我更侧重于描绘人物内心声音的肖像，那些背景式的、脆薄的、窸窣的、噪钝的、尖锐的声音，让位于鲜活的历史人物，以此表达出他们在汉唐盛世中发出的元气充沛的初始强音。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，也是作品中要表达的主题。即使我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远在北京的书房，可我还是时时都在想象中，回到汉唐盛世西域大地上那些奋斗和掘进的人物身上，处于身临其境的激动人心的状态中。

某一年，我曾在库车的克孜尔尕哈烽燧遗址前，久久徘徊，写下了一首诗：

《克孜尔尕哈烽燧》

他就在那里，就在那里
已经在戈壁滩上站立了两千年
像一个没了头颅的汉代士兵
依旧坚守着阵地
他就在那里，就在那里
从未移动，也从来不怕黑沙暴
夜晚，大风，洪水，太阳，马匹和
鸟群
以及所有时间的侵袭

这是写作《空城纪》时不断在我眼前出现的意象，烽燧已经化为站立大地的士兵，千百年来都在那里守卫着。而我写这本书，也终于完成了我埋藏多年的心愿，那就是，为我的出生地献上一个宏大的故事。

近日，在上海书展上，著名作家、中国作协副主席邱华栋携全新长篇历史小说《空城纪》亮相，与著名作家马伯庸展开对谈。在活动现场，邱华栋向读者解释了书名“纪”的含义，称其不同于诸葛亮的“空城计”，“纪”是《史记》里面的纪传体，写的是千年历史、千年西域宏大的时空。这也奠定了该书的写法。

《空城纪》是邱华栋三十年构思、历时六年精心打磨的长篇力作，作者穿梭于想象与现实，带领读者寻觅龟兹、楼兰、尼雅、敦煌等地的历史传奇，重新发现丰沛饱满的西部远古精神。

9月5日，本版特别邀请诗人符力就此对邱华栋进行了专访。

作家邱华栋谈新作《空城纪》： 借文学想象让空城生出新城

■ 符力

《空城纪》是西域六座古城的历史想象

符力：您为新疆创作的文学作品，主题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？为何这么重视这些主题？

邱华栋：由于高中毕业离开新疆，我所创作的与新疆有关的作品不算很多，主要有短篇小说集《西北偏北》、游记《山之颜色》、长篇小说《长生》等。然后，就是这部积累了很多年才写出来的长篇小说《空城纪》。《空城纪》与“空城计”确实是谐音，也有朋友开玩笑说，你可以改名“诸葛亮华栋”了——他也认为是诸葛亮的“空城计”呢。实际上，我是要让那些西域空城不空，生出新城，借助我的文学想象。

我出生在新疆天山脚下，十来岁的时候，有一年放暑假，我们一些少年骑自行车、坐长途车到处跑，喜欢探寻周边的世界。我们到了一个废墟，那个废墟十分荒凉，荒草萋萋，有野兔子、狐狸、黄羊出没，我们几个

少年也不知道是什么废墟，突然之间，迎着血红般的晚霞，眼前出现了成千上万只野鸽子，从废墟里飞起来，在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心中，第一次留下新疆大地上的对汉唐废墟的印象。它非常美丽，甚至有点壮美感，飞起来了。那一幕给我的印象太深了。当地朋友说，这座位于吉木萨尔县的古城废墟，就是唐代的北庭都护府遗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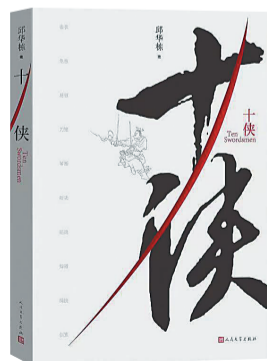
当时的场景深刻地留在了我的脑海中。从十多岁开始写作至今三十余年，有一天，我忽然回忆起面对废墟的那个傍晚，我想到，围绕着汉唐之间西域地区建立的六座古城：龟兹、高昌、尼雅、楼兰、于阗、敦煌，我能够把自己三十年的史料阅读积累和对汉唐西域遗址的实地探访，以及自己对历史的想象，写成一部小说，于是，三十年构思，六年写作，我完成了这部厚厚的《空城纪》。

人物档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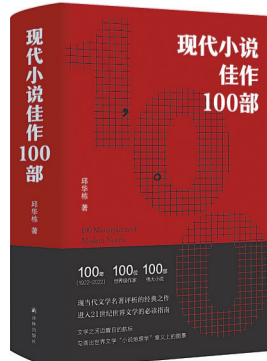
邱华栋，1969年生于新疆昌吉市，祖籍河南西峡县。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，文学博士、研究员。

现任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、副主席，书记处书记。

著有非虚构《北京传》《现代小说佳作100部》，长篇小说《空城纪》《夜晚的诺言》《白昼的喘息》《正午的供词》《花儿与黎明》《教授的黄昏》《单筒望远镜》等13部。中短篇小说，系列短篇小说《社区人》《时装人》200多篇。出版有小说、电影和建筑评论集、散文随笔集、游记、诗集等各类单行本60多种。多部作品被翻译成日文、韩文、英文、德文、意大利文、法文和越南文出版。



《十侠》。



《现代小说佳作100部》

远古精神依靠自己充沛的底气矗立起来

符力：新疆值得创作的主题非常多，您选择讲述六座古城的故事是出于什么考虑？作为一部当代长篇历史小说，您希望读者从中看见什么形象，听出什么声音？或者说，您是如何理解这部小说的核心思想的？

邱华栋：多年来，我搜集了许多关于西域历史地理、文化宗教、民族生活方面的书籍，得闲了就翻一翻。久而久之，这样的阅读在心里积淀下来，那些千百年时空里的人和事就连缀成了可以穿梭往返的世界，对我发出遥远的召唤。

人在大地上短暂借寓，是浩瀚星空中孤独的存在。因此，在倏忽而逝的生命旅程中，人才会对历史和记忆、时间和空间产生敬畏感。面对西域古城的废墟，就更有了沧海桑田、波诡云谲的复杂感受。在我脑海里，公元纪年后的第一个千年，汉、魏晋、隋唐史书里的记载和眼下的废墟交错起来，演绎成无数场景，一个个人物，开始有了生命，有了表情，他们内心的声音冲撞开了那些本来覆盖于其上的风的呼啸、沙的呜咽，越来越响亮和清晰。于是，我为这个世界命名“空城”，就是想复原这些废墟，紧接着，废墟之上的人们重新来到这里，就像创世纪似的，远古的精神依靠自己充沛的底气矗立起来。我为那些远古的人和事做时间刻度上的记录，是为“空城纪”。

这部小说我在每个部分都有表达上的侧重点。比如，在《龟兹双阙》中，侧重的是西域音乐，贯穿小说中是汉琵琶的声音和形状。在《高昌三书》中，侧重的是历史人物和帛书、砖书、毯书等书写表达的关系。《尼雅四锦》主题是汉代丝绸在西域的发现及背后的历史信息。在《楼兰五叠》中，主题是楼兰的历史层叠的变迁，贯穿其间的是一支牛角的鸣响。在《于阗六部》中，侧重的是于阗出土文物背后的想象可

能，涉及古钱币、简牍、文书、绘画、雕塑、玉石等附着的故事。《敦煌七窟》涉及的是佛教的东传和敦煌莫高窟发生的人间烟火故事之间的联系。

这部小说中所有的古城故事，都延伸到了当代，在六个部分的最后，小说主人公身临废墟，并发生了和这些地方的深刻联系。

符力：《空城纪》的结构独特而精妙，请分享您在这部小说艺术表现上的理解和追求。

邱华栋：一部长篇小说，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？我认为是一部长篇小说的结构。这就像是你要盖一座大厦，必须要设计好整座大厦的结构。在表现这部小说的结构形式上，我采取了石榴的结构。几年前，我的老友从新疆寄来石榴，我切开来，发现这颗石榴有六个籽房，每个籽房里有很多石榴籽。我忽然来了灵感，觉得可以这样结构一部长篇小说。

《空城纪》全书分为六个部分，长篇小说《空城纪》，采取了石榴籽结构，由短篇构成中篇，再由六个中篇籽房——分别是《龟兹双阙》《高昌三书》《尼雅四锦》《楼兰五叠》《于阗六部》和《敦煌七窟》，构成长篇。写六座古城废墟遗址的故事，如果再拆解开来，则又能分解成30篇以上的短篇。相当于我在尝试着“装配”这个小说，由短篇构成中篇，再由中篇组成长篇小说。

那么，这样的小说有人会问，这不是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吗？我回答：不，这是一部长篇小说，但和传统的长篇小说大不一样。一般认为，长篇小说总有一个贯穿的人物和贯穿始终的情节故事。而我这部小说，没有贯穿人物和故事情节，但读完之后你会发现，小说的主人公，是六座西域的古城，或者就是西域本身，也可以说是《西域传》别样的写法，创新了长篇小说的结构和情节。